



贵州大学人文丛书

文化与田野

——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刘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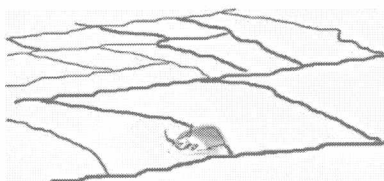


贵州大学出版社

文化与田野

——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刘 锋 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田野：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 刘锋编.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1126-006-9

I. 文… II. 刘… III. 民族文化—研究—贵州省—文集
IV. K28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909 号

文化与田野

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编 者：刘 锋

责任编辑：徐 言 黎 仁

设计制作：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85×260mm

印 张：12.625

字 数：240 千 插 页：2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6-006-9

定 价：21.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851) 8292951

目 录

- Xongs bob dlieeb eb vaob 染布祭祀唱词研究 / 1
- 鸟居龙藏的苗族观 / 32
- 论苗汉成语的异同及苗语成语的汉译 / 44
-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 51
- 俗世与神界的连接 / 55
- 试论“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源起及其在我国当前民族民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积极意义 / 67
- 苗族宗教神话探幽 / 75
- 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 / 83
- 安东尼·史密斯概括的几种民族主义的历史时代性 / 90
- 《水书》及其研究、保护和开发 / 99
- 云南少数民族的两兄弟型故事与其民族财产继承制度的关系 / 104
- 论苗族历史文化的几个显著特点 / 112
- 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传统法文化* / 117
- 社会科学教研中的数理方法 / 124
- 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转变 / 130
- 香槟酒的余香 / 137
- 泰国苗族村寨经济转型论略 / 146
- 黔东南州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与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及思考 / 152
- 清代玉米引种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 / 157
- 苗族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源状况的个案研究 / 163
- 关于玉村“赖娘家”现象的调查报告 / 180



Xongs bob dlieeb eb vaob 染布祭祀

唱词研究

何兆华

黔东南苗族普遍存在用蓝靛染布的技艺，然而对当地妇女而言，染缸开不开得起来，与染缸内的精灵能不能「活」起来有关。当染缸内的精灵遇到四眼人(孕妇)或其它不祥，染缸内的精灵受到惊吓后，染缸就活不起来，这样的染缸无法染布（布没有办法吃色）。此时，苗族妇女会请祭仪专家（鬼师）来做法驱鬼，同时透过喂食酒、蓝靛、虎杖，为染缸加命，唤起他活起来的力量。透过举行祭祀「染布女神」的仪式，让染缸干净，使得染缸内的灵力活起来，是黔东南地区妇女解决染缸水调不好，无法顺利染布的处境时所采取的对策。

本文乃以贵州省黄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苗族古歌古词——下集·神词》之第十篇「Xongs bob dlieeb eb vaob」（七个染布女神）（1988，915-947页）（附件一）作为研究对象所写成的报告。研究主题为仪式语言的分析，透过唱词的分析——形式、内容的分析，了解染布与仪式中神圣语言效能的关系。本文虽不处理仪式的行动，但我认为，仪式语言的力量无法抽离仪式情境。效能（efficacy）的检验除了语言与参与者以外，物质性的证据，是仪式语言效能的标记。透过物质性「看得见」的结果，证明「看不见」精灵所做的工，是使得仪式语言得以再生产的关键。

「Xongs bob dlieeb eb vaob」，为黔东南州黄平县东坡乡后冲地区的词师杨通文所吟唱的版本。当时的纪录所用的拼音方式为苗文，本文沿用其原始纪录与拼音方法。唯有在分析词素、声韵时，采用中央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汉苗词典·黔东南方言》（1992，456-459页）所附的「子音表」、「元音表」、「声调表」为基准，作为与国际音标作对照与讨论的版本。

本文发现「Xongs bob dlieeb eb vaob」为仪式语言，与一般言谈时所使用的语言并不相同，特殊的吟唱、押韵与对偶（Parallel）诗歌（Poem）的形式，使得仪式语言得以产生区辨性。这种对偶的形式，同时出现在语音（Phonetic）、语素（Lexical）、语法（Grammar）上。此外，说话的对象为看不见的七个染布女鬼，大量使用人称代名词（Pronoun），使说话语气转变为直接式语言（direct language），且运用 ghaeb 喊、goal 叫的命令语气来加强说话者的力量。同时运用指示代称 mongx、neid、ghax、dol 将远近关系指出。用 jes 将时间状态表现出来。此外该文本尚细致地运用 mongl 去、diangb 回、lol 来、dax 来，



~1~

以表示关系的亲疏,及仪式情境的进行在空间中的变化。因此,将原本跨脉络指涉性的语言转换成非指涉性(nonreferential meaning)以及有索引性(Indexicality)的语言。

一、文本形式分析

本文将以仪式语言为讨论的重点。详细描述「Xongs bob dlieceb eb vaob」祭祀的唱词的形式与内容。唱词共九大段,409行,每行3个字,有严谨的对仗形式,为诗歌的形式。使用的语言似乎为古语,^①与一般日常语言有明显地差异。

1. 语音 (Phonetic)

在形式分析当中,第一个面对的是声音的特性。这份文本最特殊之处,是全文有明显的对偶(parallel)的形式,这样的结构,不止出现在词素上,更在于形成词素的最小单元——语音(phones)之中。透过文本发现苗族在表达诗意的方式上,如何透过语音上子音与母音的变化,形成押韵及对偶的效果,达到音位上的对仗(pair)。使得在吟唱时,得以产生韵律感。

(1) 子音的变化

以35至37行为例,在语音上出现的有趣现象是,在同样一句之中,常出现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字,发音的子音的位置是相同,以35、36行为例,会发现在35行的第一、第二个字的子音都是齿龈音,36行的第一、第二个则都是双唇音,因此在发音的过程,利用子音形成发音位置的重复,而形成一句之中的词素在音位上相近似的感觉。(表1)

表1: 子音分析表

35	<u>d</u> iox d (d) → 齿龈音 (塞音)、(+浊音)	<u>l</u> aob l (l) → 齿龈音 (流音)、(+浊音)	<u>j</u> es j (t φ) → 齿龈腭音 (塞擦音)、(+浊音)
36	<u>m</u> ongx m (m) → 双唇音 (鼻音)、(+浊音)	<u>b</u> eeb b (p) → 双唇音 (塞音)、(+浊音)	<u>n</u> eid n (n) → 双唇音 (鼻音)、(+浊音)

注: () 内的音为 IPA 的发音符号

另一种对仗的方式,可以看到对偶的两句中的第一句(189; 191)子音的发音的部位相同,都是齿龈音,但发音的方式却不同,有的是流音、塞音;有的是鼻音。对偶的

^① 这部分为我的猜测,文本中有一些字是字典查不到的,如 dlieceb 鬼(神); diong x 筒(鼓); feeb (村); Vax 否(不),有可能是方言上的差异,或古今的差异,也有可能为押韵而做的音素的改变。具体的差异仍须深入探讨。

另一句（190；192）则有另外的结构产生。190 行的前两字和 192 行后两字的发音位置相同，皆为软顎音，在此这两行中的每个字的发音方法都是塞音，因此在音律上，不只有对仗的效果，更有同样音位连接的诗歌鲜果。（表 2）

表 2：子音分析表

189	lil l (l) → 齿龈音 (流音)、(+浊音)	daik d (d) → 齿龈音 (塞音)、(+浊音)	neid n(n) → 双唇音 (鼻音)、(+浊音)
190	ghax gh(q) → 软顎音 (塞音)、(+浊音)	gid g (k) → 软顎音 (塞音)、(-清音)	daix d (d) → 齿龈音 (塞音)、(+浊音)
191	lol l (l) → 齿龈音 (流音)、(+浊音)	seik s (s) → 齿龈音 (擦音)、(-清音)	jēs j (t φ) → 齿龈软音 (塞擦音)、(+浊音)
192	baid b(p) → 双唇音 (塞音)、(+浊音)	gid g (k) → 软顎音 (塞音)、(-清音)	ghaib gh(q) → 软顎音 (塞音)、(+浊音)

注：() 内的音为 IPA 的发音符号

(2) 母音的变化

以 35 至 40 行在句型上为 3 句为一组的例子，在语音上母音的有趣的现象是，在同样一组之中，常出现有前两句起头的字，发音的母音的位置相同，如 35 行、36 行的第一个字的子音都是舌后面、圆唇、半高音，37 行则单独舌面前音，如此现象在 38 行至 40 行重复一次。相似于子音发音位置的重复，在此母音也有同样的设计。如第 35 行的第一和第二字的子音都是舌面后、圆唇、半高音，37 行的第一和第二字都是舌面前音、展唇、半高音。36 与 38 则完全重复。因此其语音（Phonetic）排比的感觉可以充分显现出来。

表 3：母音分析表

35	diox io (io) → 舌面后音 (圆唇)、(半高音)	laob ao (au) → 舌面后音 (圆唇)、(半高音)	jēs e (ə) → 舌面央音 (展唇)、(中音)
36	mongx ong (oŋ) → 舌面后音 (圆唇)、(半高音)	beef ee (e)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neid ei (ei)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37	feeb ee (e)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beef ee (e)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ded e (ə) → 舌面央音 (展唇)、(中音)



38	<u>xongt</u> ong (oŋ) → 舌面后音 (圆唇)、(半高音)	<u>but</u> u(u) → 舌面前音 (展唇)、(高音)	<u>neid</u> ei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39同 36	<u>mongx</u> ong (oŋ) → 舌面后音 (圆唇)、(半高音)	<u>beef</u> ee (e)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u>neid</u> ei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40	<u>feeb</u> ee (e)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u>ded</u> e (ə) → 舌面央音 (展唇)、(中音)	<u>Xix</u> i (i) → 舌面前音 (展唇)、(高音)

注：() 内的音为 IPA 的发音符号

(3) 声调

这种情况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文本的音韵。这份文本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三个字一行，是十分简洁的句型。如前所述，这份文本显现黄平地区的仪式语言在押韵的做法上，有其独到之处。前面所见的例子是在一个句子三个字之中，常有前面两个字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送气方法（都是浊音）相同的安排，也可以看到母音相同的情况。在以下的例子，除了子音、母音的相同外，还可以看到音调（tone）的相同。（表4）因此，唱词的音律会很自然地形成群组的效果。在此第10、11、12句为一组；与13、14、15为对仗组。很明显这三句，每行的子音发音部位都是相近的（通常有两个字相同）；母音的发音位置及唇行每行亦有两字相同，三行连续下来母音及声调在每行的前两字是相同的。这样的特性，表现出音素的特质与规律，使得唱词得以发挥独特的声音魅力。

表4：子音、母音与声调分析表

10	<u>vax</u> v(v) → 唇齿音 (擦音)、(+浊音) a(a) → 舌面后音 (圆唇)、(低音) x → ɣ ⁵⁵ (2)	<u>Dax</u> d(d) → 齿龈音 (塞音)、(+浊音) a(a) → 舌面后音 (圆唇)、(低音) x → ɣ ⁵⁵ (2)	<u>neid</u> n(n) → 齿龈音 (鼻音)、(+浊音) ei(ei) → 舌面前音 (展唇)、(半高音) x → ɣ ⁵⁵ (3)
11	<u>nax</u> n(n) → 齿龈音 (鼻音)、(+浊音) a(a) → 舌面后音 (圆唇)、(低音) x → ɣ ⁵⁵ (2)	<u>liangx</u> l(l) → 齿龈音 (流音)、(+浊音) ia(i a) → 舌面后音 (圆唇)、(低音) x → ɣ ⁵⁵ (2)	<u>jes</u> j(t ɸ) → 齿龈腭音 (塞擦音)、(+浊音) e(ə) → 舌面央音 (展唇)、(中音) s → λ ¹³ (6)
12	<u>ghax</u> gh(q) → 软腭音 (塞音)、(+浊音) a(a) → 舌面后音 (圆唇)、(低音) x → ɣ ⁵⁵ (2)	<u>dax</u> d(d) → 齿龈音 (塞音)、(+浊音) a(a) → 舌面后音 (圆唇)、(低音) x → ɣ ⁵⁵ (2)	<u>ghoeb</u> gh(q) → 软腭音 (塞音)、(+浊音) ao(au) → 舌面后 (圆唇)、(半高音) b → ɸ ³³ (1)

注：() 内的音为 IPA 的发音符号

在语言学中，音韵学(phonology)所描写的实质上是语言的语音系统和模式。这套抽象的语音，使人们在所说、所听的实际具体的语音中分辨出意义来。在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这首歌词所发挥出的苗语的特性，亦即唱词中运用单音(phones)中音素及音调的音韵表现，呈现唱词的诗歌特性。由于要呈现诗歌的音感，很明显地在唱词中，所用的字与日常生活所用的不同。如第10行的「vax」否这个字，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是「ax」，我认为基于要达成唱词上音韵的连绵性，因此「ax」的前面加入「v」的子音，这种运用因素双体的作用，使得第10行的「vax」在不改变「ax」的原来意义上，得以在音素上与后面两个字有相同的位置。这种情况，使得文本中突显声音的特性，也就是说，这首唱词是在自觉苗族语言的音韵规律下来设计其诗意表现的方式。

2. 词汇 (Lexical)

在文本中，大量运用词汇的相似性，作为表现对偶(pair)与排比的方式。以5至8行为例，第五、六句基本上为一问一答的句型，两句合在一起才算完成。第五与第七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变化发生在第六与第八句，其中 feeb 与 vangb 为「村」同义字；xix 与 does 亦为「布」之同义字(synonyms)。虽然两个字并非完全一致，但在词素上是可互换的。

5、6句

Mongx niangb neid? Feeb ded xix
你 住 呢 村 染 布
你住哪 染布村

7、8句

Mongx niangb neid? Vangb ded does
你 住 呢 寨 染 缎
你居那 染缎寨

另外，文本当中，尚会用十分细致的语义差别，来表现对偶。表现的方式是会使用反义字(antonyms)来表示。以下例子用的便是词素上的反义来形成对偶。如dax来一回diangb；dax外人的来—lol家人的来的差异，形成句子上对偶的关系。在这里由于句子超过四句，因此这种对仗关系，可视为配比关系。



10、11、12句

Vax dax neid? Nax liangx jes, Ghax dax ghoeb

不 来 呢 稻 粮 说 就 来 喊

你不来 用稻粒 就来喊

13、14、15句

Vax diangd neid? Hsaid dod jes, Ghax lol hsongt

不 来 呢 米 春 说 就 来 送

你不回 用米粒 就来送

对偶有时同时会用同义字与反义字的搭配来形成对仗，如117、118句，运用水eb—火dul的反义；消hmad—散hxangk的同义，形成比喻上的对偶关系。

117、118句

Eb mongl jes? Ghax yeex hmad.

水 去 呢 泡 自 消

水流去 泡自消

119、120句

Dul mongl neid? Baid hxangk ngees

火 去 呢 又 化尽 火子

火熄了 焰就散

在修辞方面，擅用比喻的方式，将言语形象化。同时运用比喻将语言放在更广阔的语言背景中。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比喻的本质放在语境(context)中，达到形象化和认识作用，是种极处理叙述事件的方式。以386至391句为例，用墙hsangd haob比喻栏hsangd；用城关hsuk yoes比喻关hsuk；用香炉山Baob bal jol比喻墙hsangd的高度，透过词汇的使用达到种极修辞的目的。

386、387句

Hsangd nil neid? Baid hsangd haob

栏 如 呢 又 栏 墙

隔来呢 如隔墙



388、389句

Hsuk nil neid? Dos hsuk yoes

关如呢 如 关 城

关来呢 似城关

390、391句

Hsangd haob jes? Baob bal jol

关 墙 说 香炉山

墙高如 香炉山

3. 语法 (Grammar)

语法指的是词在句子中的作用以及词与词结合的关系。在黔东南苗族语言中，词类可分为名词、量词、数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叹词等。在文本之中，笔者将挑出几类词类说明其使用方式，可分析如下：

(1) 名词

在文本中，常见两个名词连缀成为一个词汇的方式，如第 11 句 nax liangx 稻粮、第 3 句 eb vaob 染缸水等。这种组合，常会将其中一个名词转换形成形容词。如第 3 句 eb 为水；vaob 为蓝草，合在一起为染缸水，在此后面的 vaob 由名词转换为形容词，形容水 eb。相同的情况如 eb nix 蓝靛水也是由后面的蓝靛转换形成形容词，形容前面的水。这种由后面形容前面的序列，同时出现在形容词上。

第 11 句

{[Nax]+ liangb}+[jes]}

Np[N ←N] 助词

名词通常会与量词与数词结合在一起，其中表示人的量词为 dail(个)，ib dail naix 一个人，但在文本之中，却常把量词省略，如第 2 句的 Xongs niangx (七个染衣女)，其量词 dail (个) 被省略。另外在语义上第 242 句的 Ib seix (一钱) 与第 245 句的 dit (两碗)，则省略了 laix (个)，而是用具有量词性质的名词 seix (钱)、(dit) (碗) 来浓缩表示。当名词与数词结合，在文句中会转变成专有名词 Proper noun，如第二句 Xongs niangx (七个姑娘) 在此应被当成「冠名词」Att N 来看待。

(2) 代名词

代名词 Pronoun，或指一个名词——一个人或多个人，一项事物或多项事物（代名词的先行词），他们的身份已在句子先前的部分明确的表示出来。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



~7~

言系列词典——汉苗词典·黔东南方言》可以查出黔东南方言人称代名词的使用内容。(表5) 比对这份文本,发现所用的代名词大部分为第二人称的 *mongx* (单数) 与 *meex* (多数), 并未使用第一人称。即便在唱词的最后一段,法师在说自己即将离开时,对自己的称呼亦非直接用第一人称或反身代名词,而是用泛指代词来称呼自己, *dail hxoeb* (个师傅)、*dail xangs* (个师傅)。文中最常出现的代名词为 *mongx*。以第七句来看,「你」*mongx*, 为「人称代名词」的「对称」,称呼听话的人,同时也是主词, *niangb* (住) 为动词述说词。但若只有二者是不完全的,因此加上语尾助词 *neid*, 来标示「受词」与直接说话的情境。

第7句

{[Mongx]+ [niangb] }+[neid]}

Pron V 助词

表5 人称代名词

人称	单数	双数	多数	备注
第一人称	wil 我	ob 我们俩	bib 我们	在本文未出现
第二人称	mongx 你	mangb 你们俩	mangx 你们	文本中用 <i>meex</i> 指你们,可能是为古音或押韵的因素
第三人称	nenx 他	ob daib 他们俩 ob yus	nenx dol 他们 dol daib dol yus	本文中 <i>neix</i>
泛指代词	naix jub 别人 dail hsab dail hvib		naix not 大家 dangx dol	在本文最后一段用 <i>dail hxoeb</i> (个师傅) 指自己
反身代词	Nongf 自己			在本文未出现

另外,指示代称尚有「就是」*ghax*、「这」*mongd*、「那」*mongx*, *aib*, *nend*, *ib* 等。*ghax* 有「就是」「这」之意,形容后面的名词,对于后面接的名词是呼喊对象而非仅是名词。因此第三句 *eb vaob* 由名词片语转化为专有名词 Proper noun, 也由直译的「这染缸水」转成对特定对象「染衣女鬼」的称呼。

第3句

{[Ghax]+ {[eb]+ [vaob] }}

Pro PN ←NP {N N→Adj}

根据张永祥、曹翠云在《汉译苗要注意苗语的特点》(1993, 152-163 页)的研究中,



指出四种「那」mongx, aib, nend, ib 的差异, nend 指的是离我远、离你近的人或事物; mongx 指在你我之外不太远的人或事物; aib 指在你我之外能看见的事物; ib 指追忆已过去的时间和见过、听过或说过的人或事物。苗语的四个「那」, mongx 与 nend 有时可以同用, 但 aib 与 ib 是不能混用的。(张, 157 页) 这些指示性的词语, 使得整个说话呈现直言言语的行为, 也同时标示出当时的实际脉络。

(3) 形容词

根据罗安源在《苗汉“行后名”序列——同型异构说》(1993, 164-173 页) 的研究, 指出苗族的句法排列中, 有由后面词汇形容前面词汇的特性。罗安源的研究, 有所谓「谓主结构」的特性。例如, bux(开)ub(水)→水开了; deus(绽)benx(花)→花开了, 这种语感是将动词转化形成形容词述语, 后面的名词可以被当作主语或宾语。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文本中的动化形容词, 可以理解苗族的语感。以第六句为例, 这句话染 deb 为名词定语, 后面的 xix(布)由转化为形容词, 形容前面的 deb(染), 再由 deb xix(染布)合起来的名词片语形容主语 Feeb(村)。在此, 语言中要表达的重点是染布的村子。第 32 句为例。如果以罗安源的研究, 可以分析为: mongx(你)为主词, dad(移)是动化形容词述语, laob(脚)是名词做宾语。也可以将 dad laob 看作是对主语加以陈述的谓语。

第 6 句

{[Feeb]+{[ded]+[xix]}} 村 染 布

名词被定语←名词定语 ← 形容词定语

谓语是对主语加以陈述, 说明主语怎样或者是甚么的句子成分。宾语是动词的连带成分, 它指出动词支配干涉的对象是「谁」、「甚么」或者「那里」等。如果以第 32 句来看, laob(脚)可视为动词 dad(移动)行为的对象, 因此可以把 laob(脚)当作是 dad(移动)的宾语。mongx(你)在此为定语, 指出后面的事物是谁的「谁的」。

第 32 句

{[Mongx]+{[dad]+[laob]}} 你 移 脚

主词←动化形容词述语→名词做宾语

(4) 动词

动词是句子中表达动作或状态时所使用的辞汇; 在这份文本当中, 最重要的动词为 dax(来)、lol(去)、mongl(去)、diangb(回)。张永祥、曹翠云在《汉译苗要注意苗语的特点》(1993, 152、153 页) 的研究, dax(来)指外人从外面来; lol(去)指家人从外面回来, 客人用 dax(来)亲人用 lol(去), 不能相混。mongl(去)表示「走了」; 「到...去了」, diangb



表示「回到...地方」之意^①。

除此之外，在文本中，有时动词是可以表示状态的。根据李炳泽在《黔东苗语为什么没有“进行体”助词》（2002，174-197页）的研究，可将 *dax* 视为将形体，也就是表示即将进行的动作、即将出现的状态。其中 *dax*(来), *diangd*(回), *lol*(来), *ait*(做), *ghoeb*(喊), *gaol*(叫)分别是动词半虚化而来，帮助他动词的助动词，除了表示动作以外，还可以在动词之后表示趋向。有直接朝说话对象所在方向移动的变化。因此，这类动词，不但可设立时间、空间的脉络化，也同时在设立状态与隐喻 *Metaphor* 是脉络。

(5) 副词

副词是指修饰动词，形容词及其他副词的字。通常是叙述事情在何时，何地，为何或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将发生或已发生）。文本之中的第1句 *hxaod nangd* 时间副词，表示开场。第10句则为然否副词，针对后面的动词，指出肯定或否定，是为副词。

第1句

{[Hxaod nangd]+[neid]} 现在 呢
adv 助词

第10句

{[Vax]+[dax]+[neid]} 不 来 呢
Adv→ V 助词

(6) 语助词与语气

根据李炳泽的研究，*jes* 可能为助词，表示时间进程中的状词。*jes* 表示动作、行为、状态已经完成或出现，有「了」的意思。因此，*Hxaot nangd jes* 可视为「如今」，*jes* 表示状态，他既是一个语动词，也是一个表示状态的状词。另外，非常常见的另一个疑问助词 *neid*，除了表示语气外，同时是表示时间进程中的状词，使得说话的语气转变成直接且进行式语气。

第9句

{[Hxaot nangd]+[jes]} 现在 呢
adv 助词

¹ *dax mongl* 指从本处到他处；*lol mongl* 指离我较近的人来了又回去，或指我外出回来。*diangb mongl* 指离我较远的人来了又回去，*lol mongl* 与 *diangb momgl* 可混用。*diangb dax momgl* 指从家中到他处去，*diangb lol momgl* 指从外地回到原来的住地。其中 *dax momgl* 与 *diangb dax momgl* 所指的方向，是由家中往外「一去、在去」的意思；而 *lol momgl* 与 *diangb lol momgl* 则是由外往家中「一去、再去」的意思。（张 153-160 页）

4. 句型 (Syntax)

这份唱词共有 409 行,但对仗排比的句型,使得文本句子之重复性很高。在句型方面,初步可以归类为五种:A、起始句,单独一行为一组,如第一段的第 1 行 Hxaod nangd neid、第 9 行 Hxaot nangd jes 便是。B、三句一组,有连续关系但没有排比或对称;如第 2/3/4 行与 24/25/26 行即是。C、两句一组,一问一答对称句,有对偶关系;如第 5/6 行与 7/8 行的关系即是。D、三句一组,「若不...就用...来...」的句型,有排比对称关系;如第 10-11-12 与第 13-14-15 句的关系即是。E 句型为关联性句子,有连续关系,呈现动作的连续性。如 41-42-43-44-45-46、47-48-49-50-51-52 行即是。

如果以第一段请神的部分进行句型分析。发现以上句型可以交互出现,就使得段落之间会有重复及押韵的效果产生。以第一段为例,如果先把第 1、9 起始句与 41 至 52 行这种关联句先抽离,观察第 2 行至 23 行,几乎与 24 至 60 行对偶,句形呈现 B-C-D-C-C / B-C-C-D-C-C 的近似排比关系。^①从第二段至第九段,句型以 C 为主,间或穿插 D 或 E 的句型。在第二至第九段,ghat(那)、baid(满;又)、juf(才)几乎可看作是一个分隔句型的标记(mark),除了表现句子的对偶(Parallel)外,也突出音韵上的重复,使得唱词呈现诵经的音律效果。

5. 语境(Context)

这份文本有趣的地方在于,唱词会运用人称代名词去表现关系之意义转换,同时运用指示代称[那] mongx、neid、ghax、dol 将远近关系脉络标示出来。此外该文本尚细致地运用人称代名词与动词 mongl 去、diangb 回、lol 来、dax 来,以表示说话者与对象的关系亲疏及动作的方向性,及仪式情境的进行在空间中的变化。

在文本之中,说话的对象为看不见的七个染布女鬼,大量使用人称代名词(Pronoun),使说话语气转变为直接式语言(direct language),且运用 ghaeb 喊、goal 叫的命令语气来加强说话者的力量。从第 5、6 句开始,用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让谈话成为非指涉性,开启仪式专家—法师与超自然的精灵—染衣女的对话。说话的权威力量,在此是祭仪专家。第 10 至 12 句是有关联性的句子。隐含:如果你不来,我就要用稻粒来「喊」你的后设语言的情境。因此,在语气上是有转折的。除了表达进行式外,也表达『命令』。也因此,将原本跨脉络指涉性的语言转换成非指涉性(nonreferential meaning)以及有索引性(Indexicality)的语言。



~11~

^① 句型呈现 A (1) B (2-4) C (5-8) /A (9) D (10-15) C (16-19) C (20-23) /B (24-26) C (27-30) /C (31-34) D (35-40) E (41-52) C (53-56) C (57-60) 的型态

二、唱词内容分析

Xongs bob dlieeb eb vaob(七个染布女鬼)的唱词,目的是透过仪式中语言、牺牲与喂食蓝靛、水酒与虎杖的表演,请七个具备染布灵力的女鬼,把染缸中不祥的鬼赶走,以达到布的再生产。唱词共 409 行、九大段,内容包含整个祭把仪式中,请神、驱鬼、请术保、洗染缸、牺牲、送礼、送神、结束几个过程。

第一段的内容,从第 1 行至第 60 行,主要是请神。法师在唱颂时,第 1 至第 8 句,目的在将祭祀的对象具体化,由远而近地标示,指名对象是住在染布村的那七佃擅长染布的女鬼。接下来第 9 至 23 句,几乎是用说服的语调,请染布女鬼移驾前来,指名用稻粒、米粒来作为媒介。在此法师用了后设语言—「叫」、「喊」来注解说明自己即将进行的动作。因此,在 24 至 40 句,法师应是边说边做,一方面用米粒洒下,作为请神的媒介。邀请这七个染布女鬼从他们居住的地方—染布村,移驾到现场。41 至 56 句,指示七个染布女鬼应该走的路线,由 Diong l eb yet(冬欧幼),意即山谷水泽旁的地方开始进来^①,顺着牛走的道路,一路经过村子的公共空间、再进入寨子的院子(仍然是公共空间),沿着寨子内的小路经过许多户人家。法师告诉这七个染布女鬼,到这边,会看到很多房子,那些窗户关着的,你们都不要进去。只有一家门是开着的,法师指引这七个染布女鬼看到这家的中柱 dongt 时,就表示到达目的地了。在此,57 至 60 句法师一边进行卜卦动作,一边转换语气对主家说:「七个染布女神到了」,作为第一段的结束。

第二段的说话对象,由那七个染布女鬼转换成举行祭祀的主家,从 61 至 70 句,法师对着主家说他们的染缸因为没有请七个染布女鬼来驱邪,所以就起泡发霉(雷)。接着 71 至 80 句,法师又转换语气,叫七个染布女鬼来看主家准备的祭品,有七个银酒杯、金酒碗以及一斗马料和占卜的卦一副,要他们来看。81 至 120 句,说话对象又转成主家,法师告诉主家这七个染布女鬼,看过是好卦后,便开始趋鬼。驱赶的对象有侗家兔,苗家鬼,将这些附着在染缸内不祥的鬼,赶到野地—死虎岭、亡妖坡,并预告主家,经过这个过程,染缸水的泡即将消去,回覆到原有的干净。

第三段,121 至 153 句,对象是请所谓 buf(米保)来护法,用 lol(来)这个字,说明 buf 为从外面回来的家人,其所指可能是家神。这段似乎在对着这七个染布女鬼描述 buf 的特性,也就是他有再生的能力,他能够不断地活过来,透过发白可以转青;牙落可以重生的力量,来转化染缸水的活力。

第四段,说明透过染衣女鬼和 buf(米保),来把原来没办法好好染色的染缸水重新洗过。在这里,染缸水似乎不是指物质性的水而已,更是意指染缸内的精灵。在染衣女鬼和 buf(米保)来帮缸内的精灵洗过后,他便活起来了,法师形容这个被洗净的精灵,活力充沛,可以在崇山峻岭奔跑,他的力量可以让人、鬼、军官都害怕,恶人看见了,更是吓得要跑掉。此外,也说到染缸染出来的布十分优美,由此证明这七个染布女鬼与 buf(米

^① 我会认为是山谷水泽旁的原因在于 diong l 这个字在字典上是「谷」; eb 为「水」之意,故推测为山谷水泽。



保)合作之下的效能(efficacy)。

第五段(189至233句)、第六段(234至267句)、第七段(268至315句)基本上可视为酬神的过程,说话对象仍是那七个染布女鬼。第五段进行杀鸡(牺牲)的献祭仪式,同时说明因为染布女鬼年纪已大,因此要把肉切成块,菜切成片,方便神来吃。第六段,更进一步说明祭品的准备,还包含份量充足的美酒,以及各式菜肴:内脏肉,肝子菜,粘米饭,糯饭团,香花椒,辣大蒜,这些肉都是又香又油的,汤因为加了盐,因此是美味可口的。第七段,不断地叙述送礼的厚实,似乎是在这七个染布女鬼的前面如数家珍地说这酒份量足,肉与菜装满满。并告诉这七个染布女鬼你们已经吃了那满杯酒,也喝了那满碗酿(家中水酒),肉菜也都领受了,目的在要告诉这七位仪式已经进入尾声。并问这七位是否领受到了,如果收到了,就显个好卦,表示完成。

第八段,第316至344句,表明仪式已进入尾声。法师对七个染布女鬼说你们已经吃乾淨、喝精光。工作已经完成,喝个茶,漱个口,你们可以回去了。并说明双方已经完成交易,指示这七个女鬼吃完后把碗盖起来,把钱带回去,结束今天的法事。第九段前半345至373句为送神,引七个染布女鬼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与第一段相同地,用米粒来作为媒介送神,离开山谷的水旁,回到他们居住的染布村—染缎寨—送屋—送回家。

第九段的后半,374至409,法师针对的对象是自己,重新把自己与神灵的界线树立「隔」起来。并叙述自己要回到人间,同样用米粒做媒介,隔开人与鬼之间,并用实际生活空间的地标—香炉山、凯里城,来说明这坚实的区隔,并在最后对主家明喻的方式,要求主家准备钱和食物给法师,以送走鬼,消灾除祸。并说明在法师吃完,同时打破一个Diongx鼓,作为这件仪式的结束。

这份唱词特殊之处,首先是语言诗意的音韵表现,在语音的使用,包括声音、文法、语境,事实上显露出苗族语言的文化特性。其次是言说的方式,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会话,法师几乎全是用后设评论(Metacommentary)的方式,亦即用语言解释流程、动作、时空脉络(context);几近实况转播的方式来进行仪式表演(Performance)。此外运用言语及每个段落卜卦的动作,作为仪式进行转折的标记,同时加强效能,使仪式得以推展。再者,法师可以运用直接式语气,同时对女鬼dlieeb、米保buf、主家及旁观者说话,并把语言的时空脉络转换成非指涉性的语言以及索引性(Indexical)。由唱词中得知,整个仪式的进行不只需要祭祀唱词,同时需要仪式行动的参与者,包含主家、祭仪专家、帮忙或旁观者(以主家女性亲戚为主)。且同时需准备香、水酒、米饭、菜肴、鸡、马料等物品作为祭品,一方面作为送礼之用,一方面也作为交易之用。仪式完成后,布可不可以染得成,便是决定这场仪式是否有效的证据。



~13~

三、理论对话

在宗教行为之中,语言,很明显,并不能将他视为个体人行为的建构,他必须包含